

臧克家

诗与
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回憶與隨想文叢

詩與生活

臧克家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八二年·香港

書名 詩與生活

作者 臧克家

責任編輯 依樺

封面題字 臧克家

封面設計 林信

裝幀設計 沙戈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次 一九八二年四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港幣十四元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140-9



一九七九年秋在北京寓所與來訪者親切交談



上圖□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自港赴天津的“寶通號”輪船上講話

下圖□一九四九年三月，楊晦（左一）、吳祖光（右二）、臧克家（右一）與鄭曼（右三）攝於九龍荔枝角九華徑陋室（丁聰攝）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



一九四六年冬，茅盾（左二）和孔德沚（左一）去蘇聯，郭沫若（左四）、于立羣（左三）、任鈞（右四）、臧克家（右一）等到碼頭送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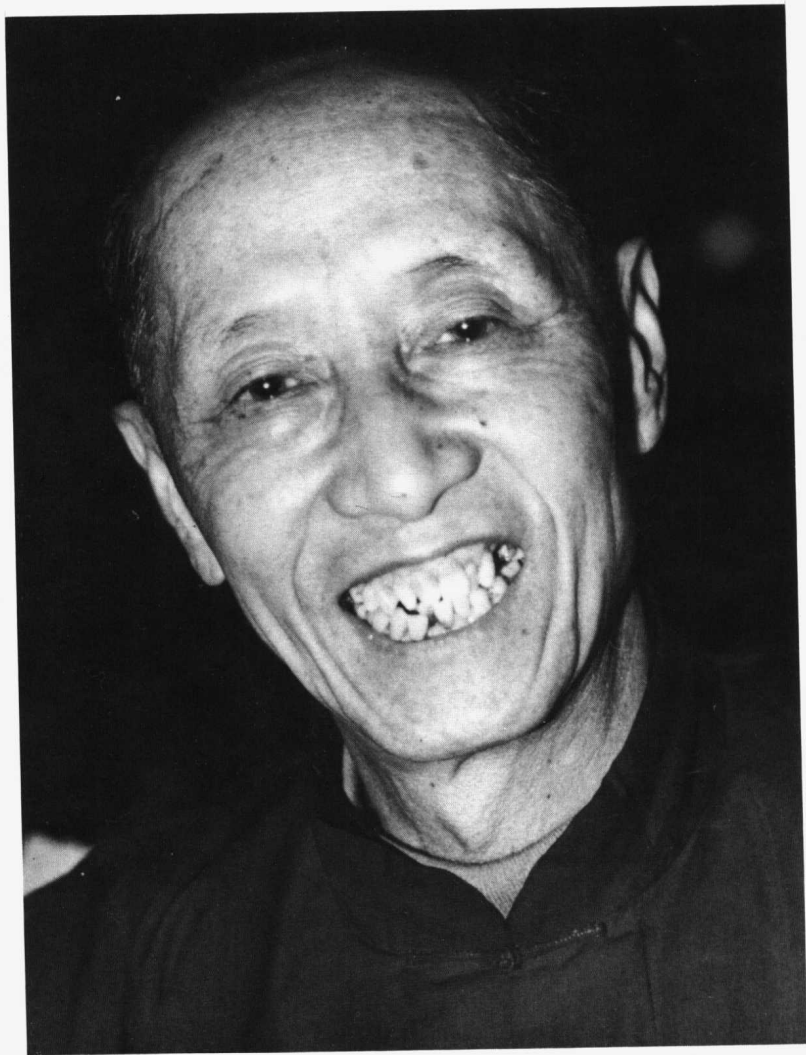
上圖□一九四〇年五月臧克家（右二）與田濤（左一）、碧野（右一）、姚雪垠（左二）攝於老河口南門外郊野中

下圖□一九四四年攝於重慶。前排：王亞平（左）、臧克家（右），後排：力揚（左）、臧雲遠（中）、柳倩（右）



上圖□一九三四年刊於《文學》月刊，題爲“青年詩人臧克家”

下圖□一九三八年三月與于黑丁（右）在武漢



臧克家近照（一九八〇年）

目錄

詩與生活話短長	一
——序回憶錄《詩與生活》	六
皓首憶穉年	三一
新潮澎湃正青年	三八
奔向武漢——光明的結穴處	五八
悲憤滿懷苦吟詩	八二
高唱戰歌赴疆場	一二四
少見太陽多見霧	一六六
長夜漫漫終有明	二〇一

詩與生活話短長

——序回憶錄《詩與生活》

一個人到了晚年，往往好回憶過去，這也不全是因為來日無多，反芻既往以求感情上的慰藉，至少在我，情況不是如此。

人生遲暮，好似夕陽下山，霞光萬道明天壁，何必惆悵近黃昏？

我所以寫這本回憶錄——《詩與生活》，是由於幾個原因。近幾年來，不少報刊，出題要這類文章，有些從事評論、研究我的作品的同志們，向我了解有關生活與寫作的情況。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限於年齡與健康關係，下到波瀾壯闊的生活裏去，雖然雄心猶在，但事實上已經不可能了。我從事文藝寫作，已經五十多年，一天不動動筆，心裏就有點缺欠似的。無米作不成飯，沒有生活怎能從事創作呢？

精神上，我是向前看的；生活的土壤，我只好向後挖掘了。

於是，一年多時間裏，產生了這七篇追憶過去的文章。既然寫的是過去的事情，為

什麼不名正言順地題作《回憶錄》，而把它叫做《詩與生活》呢？

我有我的想法。

我所以寫這樣一本書的意圖，不是單單描繪個人七十多年的生活經歷，目的在於：我是怎樣地把我生活過來的時代、環境、所見、所聞、所感的一些東西寫成文藝作品——詩歌、散文、小說的。

我出生在光緒卅一年，親自經歷了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大革命，蔣介石的長期反動統治，八年的民族抗日戰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站在天安門前，目送五星紅旗凌空升起。

時代風雲，在我眼前電掣風馳；人民的生活與鬥爭，像大海的波浪，在我胸中湧騰，新舊對比，有如朗朗晴空與如磐黑夜。

一個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的人，即使到了桑榆之年，也不會日夜念思往事，可是，當我在寫這樣一些文章的時候，却必須打開記憶的閘門，讓生活細流，涓涓地響動起來，叫一件件、一條條往事亮出自己的影子，而無遁形，無遺響，想用一枝墨筆給時光老人寫生，不但使他神情畢肖，而且使他鬚眉俱現。

當然，這是困難的。但對作者來說是有興趣的，對讀者呢，也是有意義的。

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有如在記憶的海洋裏浮沉。有快樂，有痛苦，有滿足，有歉仄。在下筆之前，先想呀想，把六七十年前的人物、姓名、語言、風貌，把當時的環境、形勢、人民生活、自然風光全都顯現在眼前，有動於心中。這時候，我不是作爲一個作家伏在枱燈之下寫傳記，而是重新生活於過去了。往事一縱即逝，情緒像一條熱綫，打斷了就不容易接上去。一篇文章不到兩萬字，而花費的時間和心血的代價却是昂貴的。爲了一點細微的情節，窮思苦追，日夜不放，頭爲之昏昏，飲食爲之乏味。深夜睡夢中記憶忽然與枱燈同時亮起，摸到一枝鉛筆，在一片紙上把它草草記錄下來，心安神怡，如獲至寶。一篇文章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小條子，一件事實，致函老友以求正。此中苦樂，只自知也。

我寫過去的生活，爲了給寫作做背景，無關大體的細節，一概剪去。我不是在爲個人寫傳記，我是在爲創作寫生活呵。

從這本《詩與生活》裏，可以窺見我從童年到老年走過의 腳迹，也可以看出我從《烙印》開始的創作道路。這兩者是密切聯繫而不可分割的。五十年的寫作經驗，使我得出一條真理：生活底子越厚，感受越深，產生的作品也就越好。對生活不能深入，浮光掠影，或淡然視之而未深深被打動，在這種情況之下寫出來的東西，就淺薄、粗糙。凡是

反映了時代精神、貼近羣衆的感情、富於戰鬥性和引人向上的創作，就受到歡迎；反之，背離了這些條件的東西，就會發生不良的影響。

一個作家藝術表現能力的強弱，固然離不開刻苦學習，多方借鑒，但主要的是對生活的關係。生活越深，表現力就越強。藝術離不開技巧，但技巧不能成爲藝術。

我常想自己的情況。我從小生長在鄉村，我愛鄉村。經年和農民在一起，我愛農民，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這種愛，是深刻的，痛切的，因此表現農民悲慘生活，描繪農村自然風景的作品就引起注意，得到共鳴。一九二七年親身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它在我的思想上打上了紅的烙印。但當這場大革命失敗以後，我脫離了戰鬥行列，對蔣介石政權雖然反抗，但對革命前途却覺得十分渺茫，因而在情緒上就有了消沉的一面，寫了《萬國公墓》、《失眠》、《像粒砂》這樣幾篇帶有憂鬱悲傷情調的詩。這個例子，既說明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也表現出思想性對於創作的重要。

在爲這本回憶錄寫序言的時候，我把這七篇文章重讀一遍，心裏感觸是很深的。自己生活過來的幾個大時代，是狂風暴雨的時代，無數革命戰士，億萬英雄人民，衝鋒陷陣，昂首前進，而我總是落在後邊，腳步遲遲。在寫作方面，數量甚多而可取者少。像一灘砂粒，在時代的濤浪中一淘，能有幾多片金屑呢？

我所以寫這樣一本書，是希望讀者，特別是愛好文藝的青年同志們，從中吸取我的經驗——生活上的，寫作上的。這些經驗，有失敗的，也有可取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